

三姊妹

张 皖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三 姊 妹

张 皖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48 千字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6,7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761 定价: 1.15元

我们这里所叙述的三姊妹的故事，包括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。为了把故事的发生及发展，来龙和去脉说得更加清楚，只好从三姊妹的出生与童年开始。

这里所写的“三姊妹”是一母所生的三个姐妹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一个母亲生下三个女儿，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。而这里所写的三个姊妹，比通常的双胞胎又增加一个，是一母所生的三胞胎。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：对于添人进口，不管是弄璋还是弄瓦，总是要加以庆贺的，当然，原则是男重女轻。这种三胞胎，在当时，对富有之家说来，不仅可以当作奇闻佳话盛传，而且简直可以当作吉祥如意的象征。在三姊妹出生的时候，穷苦的乡里们争相看望，送米送面送衣裳；她们的父母，也为此着实高兴一阵子，可是一旦冷静下来，却又感到美中不足。他们想：三个孩子中，至少有一个是男孩子，那也就称心如意了。三姊妹的父母是何满子家的佃户，是穷苦人家，因此更希望有个儿子，老了好有个依靠。更何况，三姊妹的父亲还是个半残废呢。尽管如此，三姊妹的出生，仍然给这个贫苦之家带来了无限生机和希望，成为她们父母的精神支柱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，在青龙河东岸的东留垆庄东南角上

的两间泥坯草屋里，三姊妹相继出世了。婴儿一个接一个地呱呱坠地，使得接生的秦三嫂又惊又喜。秦三嫂她们家也是何满子的佃户，她本人既不是诈骗钱财的巫婆，也不是以接生为职业的收生婆。只是出于对贫苦妇女的同情和关怀，她是有请必到。秦三嫂替人家接生，不但分文不取，连顿饭也没在人家吃过。有的人家过意不去，逢年过节，送上一点礼物来，她总变着法儿地还回去。就是这个缘故，秦三嫂受到远近几个村庄穷苦人家的尊敬和爱戴。不知是谁，大约也是出于好心，给秦三嫂送了一个外号，叫做麒麟婆婆。以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麒麟婆婆”便成了秦三嫂的代称，特别是年轻人和孩子们都称呼秦三嫂麒麟婆婆。秦三嫂的丈夫秦三老汉，对秦三嫂舍己为人的行动不但不加以反对，反而大加赞扬和鼓励。说来也巧，这天晚上，他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剥毛豆，一边剥，一边说闲话。秦三嫂说道：

“庆大婶到日子了，也就是三两天的事儿。我看老庆还是不慌不忙的。”

她家的二丫头接着说道：

“今天白天我还看见俺庆大婶在园子里拾草呢。庆大叔又浇水又做饭，忙着呢。”

秦三老汉把一把剥好的豆粒扔到秦三嫂的碗里，笑着说道：

“你倒比要养孩子的还性急。我听人家说过：收生过千斤，活着能过阴；死了不变鬼，来世再为人。”

秦三嫂也笑了，说道：

“你说的才叫猴拿虱子——瞎掰呢！生孩子都论个儿，哪有论斤的？再说，我也受苦受穷受累受够了，到了阴曹地府找

点儿轻活儿做就行了，不想再脱生人了。”

秦三老汉听了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

“你想得可倒好。你以为阎王老儿就那么好心肠！？说不定让你脱生个牛和马，叫你推一辈子磨，拉一辈子车，比这辈子还受罪呢。我看你这个收生的也快不时兴了。听说，在城里医院里生孩子，孩子刚落地儿就上秤称，看看有多重。要是背拉一个孩子五斤，二百个就够一千斤。”

秦三嫂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可说是呢。要是一年按二十个算，二十多年过去，一千斤兴许冒头儿呢。我倒是天天做梦，不知道啥叫过阴。”

秦三老汉一本正经，说道：

“过阴，就是过到阴间去，就知道前三百年后三百年的事儿，那就是活神仙了。”

秦三老汉一家正在院子里说得热闹，只见孟庆光慌慌张张，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孟庆光的神情有点紧张，也不大自然，没等秦三老汉让坐，就一屁股坐在一个高凳子上。没等孟庆光开口，秦三嫂已猜到八分。她故问道：

“他庆大叔，天这么晚了，黑灯瞎火的，路又不平，你一瘸一拐的，来了准有急事儿吧？”

孟庆光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又非说不可，便开口说道：

“三嫂子，俺家里说肚子疼得厉害，让我来请你去看看。”

秦三嫂双手一拍大腿，对秦三老汉说道：

“怎么样？我的卦有准头儿吧！我说他庆大婶该到日子了，要生了，出不了今明后儿三天。你封上缙，搬点儿鱼给他庆大婶下奶，我去看看。”

秦三老汉连连点头，站起身来，去找家伙。秦三嫂又对老

庆说道：

“你腿脚不利索，俺不等你了。”

秦三嫂说罢，迈开两隻大脚，一溜小跑，直奔东南孟庆光的菜园子草屋去。孟庆光一路跟斗流水，磕磕绊绊，紧紧跟在秦三嫂后面，想走得快一点，说什么也赶不上秦三嫂走得快。直到秦三嫂进了屋儿，孟庆光才走到菜园子边儿上。

秦三嫂来到孟庆光草屋，没进门就听见庆大婶喊哎哟。等到进到屋里，只见满屋漆黑，听见人声，不见人影。秦三嫂摸到床沿儿，伸手摸摸庆大婶儿的头，只觉满头是汗，并不发烧，于是说道：

“他大婶儿，油灯在哪儿？没个亮哪行去！我去点上。”

庆大婶忍疼答道：

“几个月没点灯了，哪有油。前几天，老庆用簋子穿了几十串大麻子仁儿，就是留着这时候用的，在窗台儿墙上挂着呢。”

秦三嫂顺着庆大婶说的方向，在墙上摸着取下几串大麻子仁儿，然后又在窗台儿上摸着火镰子、火石和纸眉子，打着了火，点上大麻子仁儿，屋里才发出一点点昏暗的火光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孟庆光这才赶到，刚进屋，只听秦三嫂对外屋说道：

“他庆大叔，你先别进来，没有女人养孩子男人在旁边守着的。你快往锅里添几瓢水，温点儿水好给孩子洗洗。”

秦三嫂说着，递出一支大麻子仁儿灯火来。孟庆光接过灯火，添水烧柴，坐在锅门一声不吭，单听里屋有什么动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一阵呱呱的婴儿哭声，这就告诉孟庆光：他的孩子出世了。年近四十的孟庆光，打从他记事那天起，直到现在，尚未听到过初生婴儿的啼哭；这一次，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

回，而且生下来的，是他自己的孩子。饱经风霜而苦难半生的孟庆光，今天是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喜悦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立即浮现出从未见过的笑容。眼角边的皱纹里，同时冒出了水点子，大约是泪珠儿和汗珠儿交融在一起，在大麻子仁儿的火光下照得晶莹闪亮。顷刻之间，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，驱使孟庆光使劲往锅洞里填了两把柴禾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不由自主地往里间走去。他恨不得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，看看是男是女，是像他自己，还是像孩子的母亲。孟庆光没迈出两步，又听见秦三嫂在里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我说呢，倒是两个吧，我的眼力就有准头，双生！”

秦三嫂的话刚落音，便听见一阵婴儿啼哭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，也在啼哭。这时，孟庆光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没听清楚秦三嫂说的话，他停住脚步，仔细听了又听。这回听清楚了：是两个婴儿在同时啼哭。孟庆光正想一步跨进里屋，忽又听秦三嫂对他喊道：

“他庆大叔，往锅里再添几瓢水，宽绰点儿。你是个有福的，他庆大婶一胎给你养了俩个，两千斤（金）。”

孟庆光口里答应，忙转身回来，又往锅里添几瓢水，盖上锅拍子，又坐到锅门前，连着往锅里填了几把柴禾。此时此刻，孟庆光心里乐得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。他低下头，锅洞里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，比火光还红；他抬起头，昏暗的灯火照在他的眼上，他的目光炯炯，比灯光还亮。这当儿，他想问秦三嫂一句，可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问话。这两间伴随他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茅草泥屋，顶子上被炊烟熏黑了的秫秸和竹竿，他几乎能知道一共有多少根；那为他挡风遮雨的房门，他知道上面有多少钉子。这一切，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他

感到亲切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他感到具有无限生机，似乎焕然一新。他忽而想东，又忽而想西，忽而点头自语，忽而咧开大嘴，不出声地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到里屋秦三嫂吃惊地喊道：

“哎呀！还有一个！仨！三胞胎！这可是少有！”

孟庆光听说是三个，更加惊喜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急忙问道：

“三嫂子，真是三个！”

秦三嫂在里屋喊道：

“他庆大叔，这不在那儿摆着的吗，一窝仨。可惜我这个麒麟婆婆给你送了三千斤（金），没有儿子。”

孟庆光也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急着要进去，说道：

“我进去给你帮帮手吧？”

秦三嫂一边忙着，一边说道：

“再等会儿，我先把他庆大婶收拾好了。水开了，你先给他庆大婶沏一碗红糖水，煮几个鸡蛋，再弄一盆温水。”

孟庆光答应着，又是烧火，又是沏糖水，又是煮鸡蛋。他拿起碗，去找红糖；找着红糖，又拿鸡蛋；把鸡蛋放进锅里，又找瓦盆，拿水瓢往盆里弄水。这些事情，本来都是很容易做的，可是孟庆光由于心情过于激动，像个无头的苍蝇一样，满屋乱撞。忙过一阵，又听秦三嫂喊道：

“快把水端进来吧！你们男人家做点事儿就是笨手笨脚的，半天下不出个蛋来。快点吧！”

孟庆光连忙将热水送到里屋，然后又将红糖水、煮熟的鸡蛋一一送到庆大婶面前。秦三嫂伸手在瓦盆里试了试，不禁笑道：

“他庆大叔，你当是你擦澡呢！刚落地的孩子哪能用这么烫手的热水，快去弄瓢凉水兑上。”

孟庆光赶忙弄了一瓢凉水倒进瓦盆里，秦三嫂又试了试，才点头说行。秦三嫂将三个婴儿一一洗毕，用一件乾淨的破衣裳包好，又用布带子捆好了，便一个挨一个地排在庆大婶身边。一切完毕，这才坐在床沿儿上脸对脸地看着刚刚出世的婴儿。她仔细端详了一阵子，指着三个孩子笑着说道：

“三个小脸蛋儿一模一样。要不是先按着一、二、三排着睡，我真分不出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来。”

秦三嫂说笑，初生的婴儿并不懂得，都皱着眉头，闭着眼睛，呱呱地不住啼哭。其实，半躺在床上的庆大婶，早已精疲力尽，在吃完鸡蛋和喝完红糖水之后，似乎增加了一点气力，眼睛似睁非睁，却早已把三个孩子中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分得一清二楚。当下要是把她的眼睛蒙住，再把三个婴儿躺的顺序互相颠倒，然后再睁开双眼，她仍然能十分准确地分出老大、老二和老三。这究竟是个什么道理，连她自己也不明白。而站在床前一直没有开口的孟庆光，也已经分出一、二、三的次序，但也和他的妻子一样，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好心的秦三嫂看了一阵子，见庆大婶不再吃什么东西，忙问：

“他庆大婶儿，怎么不吃了？吃不下也得强吃。这三个娃娃还得吃你身上的肉呢！”

没等庆大婶答话，孟庆光先说道：

“一共才养俩鸡，没东西喂。俩鸡才有一个繁蛋的，积了不到五十个蛋。她说一顿吃一个就够了。刚才我一下子就煮了四个，她三口两口就吃完了。”

秦三嫂忙说：

“那哪行去！一顿少说也得吃五个！知道你们预备的不够，我倒是给他庆大婶攒了一百来个，明天给你们送来。我让你三哥封赠搬鱼去了，天一亮就给你们拿来，给他庆大婶熬鱼汤；要多喝，奶才能催下来。要不，这三个小黄嘴儿吃什么！天不早了，快亮了，我得走了。别敞着门，月子人怕风；饿了就吃，月子人不能按顿吃。”

秦三嫂说罢，站起身来，又嘱咐庆大婶几句，便推门出去，回家去了。孟庆光送了出来，并要送秦三嫂回家，被秦三嫂拦住。秦三嫂说道：

“这么几步远，还用得着你送。你看，东边都放亮了；你快躺会儿去，白天还有事呢。睡觉惊醒点儿，别压着孩子。”

孟庆光答应着，还要说什么，秦三嫂已经走远。直到看不见秦三嫂的背影，孟庆光才转身回屋，随手掩上房门，又走到里间。孟庆光轻轻走到里屋，只见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已经合眼熟睡，三个初生的婴儿亦未睁眼，也未啼哭，似乎睡了。孟庆光抬头看看，大麻子灯光昏昏沉沉，将明将暗，而且亦将燃尽。他没有再接上一支，便倒身半卧在床头，合上双眼，也想睡去。可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由于感情过分激荡，使他难以入睡。片刻之间，他心里像开了锅似的，思绪翻滚，想到许许多多往事。他首先想到的，是他的父母。他想：要是俺爹俺娘活到现在，看着三个娃娃，该是多么高兴啊！可是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，他们死的多惨哪！接着，他又想到他自己：俺能活到如今，又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之后，他又想到熟睡的妻子：一个死里逃生的外乡人。他在危难中打救了她。她走投无路，又是一个妇道人家，非要和他搭伴过日子不可。他们成了家，现在又有了孩子……。悲惨的往事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像春天的潮水

一样，冲击着孟庆光，把孟庆光又带到了过去的岁月：

原来，孟庆光父子两代都是何满子家的长工和佃户。孟庆光的父亲叫孟广发，二十岁那年便给何家当了长工。当时言明，每月工钱是一斗粮食，粗细各半，一年一石二。孟广发为人老实，在何家一干就是十年之久。三十二岁那年，有人给孟广发说个媳妇。起初，孟广发不愿意。他说，无父无母，家里穷得底朝天，娶不起媳妇。后来，媒人说，穷人嫁穷人，一不图房子，二不图地亩，就图个你人老实忠厚，人口轻，一个人吃饱了一家人都不饿了。这么一说，把孟广发的心说活了，算是吐了口，又跟何家借了一间草料棚子，把媳妇娶了过来。孟广发娶妻成家，转年有了个男孩儿，这就是孟庆光。孟广发有了老婆孩子，光当长工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后来，孟广发便与何家商议，辞去长工，租了何家二十五亩地种，又盖了一间草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算是有了个窝。孟庆光长到十二岁那年，孟广发夫妇相继得了伤寒病，既没吃的，更没钱治病。到何家去借，何家说，日下不向你们收租利就是发了善心，还借钱给你们治病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。贫病交加，连饿带愁，孟广发夫妇便相继离开人世。爹娘临终之前，都曾把孟庆光叫到跟前，拉着孩子的手，说道：

“儿呀，爹娘死了闭不上眼哪！孩子，你太小，爹娘没有把你拉扯大！”

那时，孟庆光虽小，业已懂事，把两只眼睛都哭肿了，也无济于事。爹娘死了，没钱买棺材，还是老秦家找了两领破席，还有孟广发的几个穷把兄弟，把孟广发夫妇抬到乱尸岗子埋了。没了爹娘，十二岁孟庆光更没了着落。实在没法子了，最后还是由老秦家出面，和何家苦苦哀求，才让孟庆光给何家

放猪。孟庆光在何家当了猪倌，白天放猪，吃完晚饭以后回到自己的草屋睡觉。孟庆光毕竟是个孩子，夜里害怕，秦家总有个人来跟他作伴。

孟庆光长到十八九岁，能推车挑担了，何家便不让他再放猪喂牲口，把他‘升’到长工堆里，和他父亲一样，每月给一斗粮食的工钱。就这样，孟庆光还得对何家感恩戴德，谢天谢地。孟庆光从小儿就跟牲口做‘朋友’，特别爱使牲口，逐渐练成了一手好鞭子；鞭梢所及，能打灭正在燃烧的香火头。于是，孟庆光又‘升’为何家的车把式。三十五岁那年，有人给孟庆光提说媳妇，孟庆光说自己太穷，养不起家，没愿意。到了这年秋天，有一次孟庆光赶着大车到石榴汀集上给何家去卖豌豆，在回来的路上，空车无载儿，拉套的四岁儿马碰见对面过来的一匹骡马，突然惊了车。孟庆光死命拉住儿马缰绳，也没拉住奔驰的儿马，左腿被别在车头，在地上被拖了两三丈远，左腿断了三截儿。等到过路的人把牲口拦住，孟庆光已不省人事，昏迷过去。有人知道那是何家的大车，便把孟庆光抬到车上，连人带车，一并送到何家。等孟庆光醒来，他已躺在自己草屋的土坯床上，左腿已经肿得像根房檩，疼得死去活来。头两天，何家还打发人来看看，送点吃食，但吃药、请先生看病，却一概不管。三天以后，何家便什么都不管了。

还是秦家人好。秦家老三秦三哥是和孟庆光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。秦三哥比孟庆光大两岁。秦老三见孟庆光没人管，自然义不容辞，天天送饭送水，经心照料。秦三哥的老婆姓顾，年轻的时候，人们都称秦三嫂，岁数大了，晚一辈的都喊她秦三娘。秦三嫂比秦三哥大两岁，打二十八九岁起就给人家接生，为人憨厚，性子爽快，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。这次孟庆光

折骨，秦三嫂因为是个妇女，伺候不便，就让秦三哥把孟庆光换下来的破衣裳、破垫子拿到家里来洗。孟庆光卧床不起，秦三哥到处去请接骨先生。后来，果真请到一位治穷不治富的接骨先生，给孟庆光打上夹板，算是把骨头接上了。可是因为治晚了，骨头没有长好。等到孟庆光能下地走路的时候，落了残疾，变成了瘸子。等到第二年春天，孟庆光拐着腿来到何家，说是要算算这些年的工钱。这时何家已由何满子当家。这时刚好何家看菜园子老田头死了，三亩菜园子无人看管。何满子的老婆便跟何满子说，让孟庆光去种园子，除了保障何家吃菜之外，孟庆光可以把多余的卖了，钱归自己，不收地租。这笔帐何家早就算过了，二三十口人吃菜，三亩园子出的菜是剩不了什么的。孟庆光没有别的出路，只好答应何家的条件，便从自己的草屋搬到菜园子草屋。从此，孟庆光便开始了种菜园子的生涯。

何家菜园子在村庄之南，距离村庄大约有半里之遥。说是三亩园子，实际倒有四亩之多。园子两面靠水，屋后是一个不大的果树林子，种的是桃李杏之类的树木。一个人种四亩园子，那是怎么也忙不过来的，何况孟庆光又坏了一条腿。太忙的时候，特别是翻地、打畦，何家也派人来帮一帮。有时候，秦三哥也来帮助孟庆光浇浇水。因为何家老太太爱吃秋王瓜鸡皮汤，所以每年秋天孟庆光都得种两畦秋王瓜。这年秋天雨水勤，秋王瓜没怎么浇水，秧子长得又粗又壮，王瓜结得横三竖四的，一个挨一个。除了供给何家食用之外，孟庆光还着实卖了几个钱。这天清晨，何家王妈来拿王瓜，孟庆光便提着篮子去摘。进了王瓜畦，孟庆光弯腰低头，伸手摘瓜，他发现：叶子翻了，秧子乱了。他知道，这是夜里有人进畦里摘瓜。自他种园子以

来，还是头一回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孟庆光没有作声，摘完了王瓜，打发王妈回去了。白天无事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太阳一落，孟庆光就睡下了。到了二更以后，孟庆光便悄悄起来，轻轻拉开房门，赤着脚，慢慢走出屋外。这时正好月挂中天，皎洁如银，一阵风过，孟庆光觉着有些寒意。他掩掩衣襟，绕过扁豆架，便看见王瓜畦里有个黑影。孟庆光急忙蹲下身子，仔细观望。在一片嘈杂的秋虫声中，还听见瓜畦里沙沙乱响。“是偷瓜的！”孟庆光作出判断之后，猛地站起身来，想急奔过去。可就在定神的刹那之间，孟庆光复又蹲下了身子，一腔火气消了大半，因为他发现：那个人影在侧着身子往畦边走，脑后明显地凸出一块东西。这说明，偷瓜的人是个梳着纂的妇女。这下子孟庆光便犹豫起来：抓住她吧，对方是个妇女，黑更半夜，要是吵嚷起来，有理也许变成没理；不抓住她吧，又明明是个损失。孟庆光正在想着，只见那个偷瓜的妇女出了瓜畦，坐在畦头上大口大口地的吃了起来，而且还可以清晰地听见咀嚼的声音。孟庆光心想：这个女人胆子真大！而他自己，却反倒胆小起来。大约有半袋烟的工夫，孟庆光还是壮壮胆子，小心地走了过去。离那妇女大约还有两丈远，孟庆光不由得停住脚步。那妇女，好像早就发现有人来了，可她一点也不害怕，既不站起身来，更无逃走之意。嘴里嚼着王瓜，眼睛盯着来人，看对方如何行事。等到孟庆光停步不走，她更放下心来，证明：对方是个既老实又厚道的人。因为她早就发觉对方从扁豆架那边绕过来，站着又蹲下，蹲下又起来，之后才慢慢走了过来。这些行动说明，对方一经发觉她是女人之后，才迟疑不定，不喊不嚷，不惊动别人。这些，都说明对方是出于好意，是个好心肠的人。等到孟庆光站着不动，那妇女倒先开了口：

“怎么不动了？你不是要抓偷瓜的吗？”

孟庆光听见那妇女说话，心里吃了一惊：对方不仅是妇女，而且听口音也不是本乡人。孟庆光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你吃完了，快赶路去吧，天亮还早着呢。”

那妇女答话说道：

“俺不走了。天亮再说。”

孟庆光想不出别的话，只好说道：

“要是不够，吃完了，你再去摘去。”

孟庆光说着，转过身去，抬腿就走。这时只听那妇女说道：

“你这个好心的大哥，能不能行行好，给俺口水喝。”

孟庆光回过头去，说道：

“行。你等着。我给你端去。”

那妇女便不客气，说道：

“不用。我跟你去喝去。”

这下子把个孟庆光可难住了：让她去吧，自己是单身只人，又在夜晚，与礼不合；不让她去吧，她又语出诚恳。半天，孟庆光才又说道：

“俺家里就我一个人，还是我给你端来吧。”

那妇女满不在乎，说道：

“你一个人怎么啦！你又不是老虎，能把我吃了？”

没等孟庆光再说什么，那妇女已站起身来，手里拿着没吃完的两条王瓜，说道：

“走吧。俺跟你喝水去。”

孟庆光不好再说什么，便头前带路，那妇女在后面跟着。到了草屋门口，孟庆光回身说道：

“你先在门口等等，我把灯点着了。”

那妇女见孟庆光如此说，便停步不走，站在门口儿等孟庆光点灯。孟庆光走到屋里，摸着火具，打着了火，点上油灯，便对门口儿说道：

“屋里请。屋里请。”

那妇女听见孟庆光说‘请’，便走了进来。孟庆光连忙递过一个板凳儿，口里说道：

“请坐下，请坐下。俺这屋里灯亮儿小，别绊着。”

那妇女也不推让，进门儿便坐在小凳儿上。孟庆光拿了水瓢在水缸里弄了半瓢水递给那妇女。那妇女接过水瓢，低头便饮，一口气把半瓢水喝个精光。孟庆光见那妇女如此暴饮，知道她是又渴又饿，又忙把篮子里的几块剩馍递了过去，说道：

“看起来你是又渴又饿。这里还有几块剩的，不嫌不好，你吃了吧。”

那妇女听说，也不客气，接了过来，就着王瓜，连着吃下几块馍馍。孟庆光见那妇女吃得又香又甜，十分同情，便又说道：

“你要是还没饱，我烧火给你熬秫面儿稀饭。”

那妇女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今天算是填饱了肚子。拜拜你，好心的大哥。”

孟庆光早就听出来那妇女是外乡人，说‘拜拜’就是‘谢谢’之意，忙说：

“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，一辈子说不定谁用着谁。一口剩的，用不着道三谢四的。吃饱了，天亮以前，你还能赶十多里路。”

那妇女笑了，并且故意说道：

“俺不走了，今天就住在这儿了。你家里的哪里去了？”

孟庆光吓了一跳，瞬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过了片刻，才吃力地说道：

“俺就俺一个人。”

那妇女又问：

“怎么不娶一个？”

孟庆光回答说：

“俺娶不起，也养她不起。”

那妇女又说：

“我给说一个。你要不要？”

话到这里，孟庆光以为是说笑话，急忙说道：

“谢谢你这个好心的大姐。看我这么一把年纪——快四十的人了，又瘸又穷，谁跟咱受罪！话多了没好处，你快赶路去吧。”

那妇女并不理睬催她上路，继续说道：

“俺给你说的这个，又不嫌你穷，也不嫌你瘸。这个人能吃苦耐劳，能做粗活也能做细活，地里、场里、做饭、针线，样样都行。如外，还能帮你种园子。只有一样，说话口音不像你这本乡人。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这一番话，说得如此恳切，孟庆光有点心活了。他觉得脸上有点发热。要是白天，一定能看见他的脸红得像戏台上的关公一样。此刻，孟庆光仍是将信将疑。可是他没想到，那妇女说的就是她自己。孟庆光不好意思地说道：

“好心的过路大姐，你说的是好，可上哪儿找去！你要是路上害怕，等天亮再走，这工夫没事，说点别的，别拿我闲磕牙了。”